

传统节日：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方面，需要呵护好传统节日的火种，使之重燃文化之火；另一方面，要让传统节日推陈出新，不要过多苛求

□ 冯源

“节，竹约也。”

在先人创造“节”这个汉字的时候，它的本义就是竹节。

许多植物的茎上都有节，而唯有竹子生长竹节最为明显，最有规律。在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紫荆村，那里种植的苦竹是笛材上品，直径均匀，节长等分。当地的笛箫产量占到全国的八成。

中华文化历来注重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先人在观竹造字的时候，必然会赋予“节”字更多的含义：

竹子在生长，时间在流逝。竹有节，时亦可有节。于是“节”就多了一层指代——时节、季节、节气、节日……

从那时起，“节”就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有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传统节日，不同的传统节日留下了丰富的节日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佳节变“吃节”的文化奥秘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有学者研究发现，流传至今的大部分传统节日，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而到了汉代，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就已经定型。

但是步入现代社会以后，

许多中国人却会有“今不如昔”之感，似乎传统节日留给大家的只有一个字——“吃”。好几年前，网络上就流行着这样的段子：端午成了粽子节、中秋成了月饼节，好在汤圆亦可称元宵，元宵节才不至于沦为“汤圆节”。

对于佳节变“吃节”，我们大可不必早下定论，哀叹节日衰落。味蕾往往最能直指心灵，唤醒记忆。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尚且能在《追忆逝水年华》里从“小玛德莱娜点心”追溯自己在贡布雷度过的童年，为读者展现意识流的经典笔法，更何况是在“民以食为天”且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且纵观世界各国，节日文化和饮食文化总是那么的水乳交融，譬如美国人在感恩节餐桌上必备火鸡。

事实上，随着交通日益发达，网络连通四海，人们逐渐发现，貌似家常便饭的节日标配也存在着地域差别。例如，每到元宵和端午节，网民们都会半真半假地发起甜党和咸党“孰为正统”的争辩，但是甜党和咸党也并非忠贞不二，元宵的甜党往往到了端午就成了咸党。这样充满趣味的文化交流，对节日文化或多或少是个补充。

文化如川，亘古至今，它会有传承也会有演进，扬子江口的澎湃巨浪绝非仅是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而在演进的过程中，旧有的文化内涵可能会

被淘汰。淘汰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对迷信的摒弃。例如，从先秦直到宋代，社会上都认为端午降生的子午会妨克父母，生于端午的孟尝君，降生后其父就想抛弃；宋徽宗的生日同样在端午，当上皇帝后就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十月初十。而到现代，有谁还会忌讳自己或子女的生日在端午节呢？

也有对自然的认知。试想，一个小学生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知道牛郎星和织女星间的距离超16光年，那老祖母给他讲过的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的故事可能就要轰然瓦解。对此，鲁迅在杂文《春末闲谈》里也有一番妙论：童年时看到古名螺螄的细腰蜂捕捉青虫，真以为是《诗经》中所说是带去化为“螟蛉之子”，后来才知道自然的奥秘——它只是捉去给幼蜂当食物而已。“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

更重要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农产品供给大为丰盈的当下，舐甘履肥的现代人已经不需要只在年夜饭才能大快朵颐。当纺织业脱离了家庭手工业阶段，进入大机器工业时代，妇女自然不必在七夕时“乞巧”。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亲人间聚少离多已是常态，无论是元宵还是中秋，对于加班族来说，“团圆”已经不是请假的好理由。

故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节日文化中，有一部分在流逝，有其客观必然性。而因为唯有美食恒久远，传统节日文化中的食文化则会在时代大潮前成为中流砥柱。

活化在日常生活之中是最好的保护

既然如此，传统节日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人处天地之间，通四时之气，自然也要和其中的节律合拍，节日无非是合拍的一种表现。

我们需要传统节日，因为要追寻自己的文化之根，从而寻找自己生命的基石。如果知道我们的祖先端午也吃粽子，同时也必信我们的子孙端午也吃粽子；如果知道我们的祖先中秋吃月饼，同时也必信我们的子孙中秋也吃月饼，那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大问题就有了着落。

正如著名学者葛兆光所说：“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血脉在流动，就有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就是这生命之流的一环，他就不再是孤独的，而是有家的，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扩展，生命的意义在扩展，扩展为整个宇宙。”

我们需要传统节日，还因为要用仪式感来约束我们。古

人有言：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正如力学研究发现，竹节能为竹子的受力结构起到补强作用一样，仪式感能够帮助人们形成集体记忆，形成自我暗示，“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日子，使某一时刻不同于其他时刻”，感受到自己真正在生活。

因此，面对传统节日的现状，我们大可不必“为赋新词强说愁”，更要看到它“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生命力。一方面，我们需要呵护好传统节日的火种，使之重燃文化之火，要从人民群众最有迫切需要的角度着手，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大政策倾斜优惠，不要让群众成为办节的看客，而应让人民成为节日的主人。“百姓日用即道”，让节日活化在日常生活之中，这是最好的保护。

另一方面，我们则要让传统节日推陈出新，不要过多苛求。追溯节日文化的发展，可谓层累叠加，清明和寒食就有过此消彼长最终融合的过程。放眼当下，传统节日也需要增加一些新鲜血液。以七夕为例，有专家不同意把它比附为“中国的情人节”，这当然有强调中国文化自信的一面，但是随着婚恋观念的变迁，让更多的青年男女体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意境，想来不无裨益，也不至于消解“牛郎织女”的故事内容。



西安：新春庙会品年俗

2月13日是农历正月初九，在陕西西安小雁塔塔荐福文化大庙会上，非遗展演、艺术表演等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图为在西安小雁塔塔荐福文化大庙会上，演出队伍在巡游。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今雨轩

过中国年 品文化味儿

□ 冯源

一部电影火了——《流浪地球》，一首歌曲火了——《我和我的祖国》；大到博物馆里熙熙攘攘、民俗活动热热闹闹，小到家门口的春联福字、街道上的大红灯笼——在春节期间，各种文化元素，或时尚或传统，时时处处，伴随着人们欢度新年。

节日与文化历来密不可分。随着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国人的精神追求日益增长，文化顺理成章地成为节日的重要角色。而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过年、过文化年自然也蔚然成风。

因为热爱，所以投身，因为信任，所以选择，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追求什么样的愿景，从根本上讲，就取决于他们对乡土亲情的眷恋、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笃信。而这种眷恋、热爱和笃信，总而言之，就是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是历经沧桑的成熟，纵观天下的从容，“天道酬勤”的奋发，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持久与强劲的动力。

文化有如一条来自远古，经过现代，而又流向未来的河。包容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常态。而我们今天坚持文化自信，同样既要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又创造出符合现代人要求的生活方式。

“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富起来、更自信的中国人必然会有更为丰富的文化消费。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6万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8.2%。这启示我们，既要提供更为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也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文化资讯

人大继续教育学院成立 国画理论与创作研修班

本报讯 为满足艺术从业人员对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的需要，增强对国画的认知、创作、教学和研究能力，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日前成立国画理论与创作研修班，并面向全社会于1月20日-3月1日在人民大学汇贤大厦招收学员。

艺术培训是高端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在艺术培训方面有着多年的成功经验。国画理论与创作研修班以中国人民大学优质的艺术教育资源为依托，期望招收热爱艺术的各界人士，并

为各个学员提供交流、创作、研究、提升的平台。除了日常的国画研习，国画理论与创作研修班还将定期组织学术研讨、创作研究、展览考察、外出写生等活动，提高学员在理论、实践和鉴赏方面的各项能力。

据了解，国画理论与创作研修班名家导师有李乃宙、张复兴、程振国、王梦湖。导师团队有王玉山、王圣松、王君、冯聚成、田娟、刘秋阳、刘景凤、孙学润、杜平、李净弘、张立强、张浚军、郑瑰玺、单明波、赵纯厚、耿玉轩、徐欣、郭正民。

(叶梅)

第三届寒池春节文化民间娱乐活动举办

本报讯 第三届寒池春节文化民间娱乐活动日前在贵州省天柱县渡马镇桥坪村举办。据悉，此次参加演出的队伍有20多支，前来看寒池的游客有2000多人。

寒池是贵州省天柱县渡马镇桥坪村的一个自然寨，距离天柱渡马镇集镇1公里，有杨、黄、印、蒲、张、田、陈等姓氏人家，是一个民风淳朴的侗寨，共有人口200多人。村民的祖辈从江西迁徙至此已200多年的历史。寒池洞位于

桥坪村寒池组与巴干组交界处，是石灰石喀斯特溶洞。洞口状如鲤鱼嘴。洞口高约1米，宽约0.5米，仅容一人弯腰进出。洞内宽敞，石柱、石幔天然生成，饰以灯饰，光怪陆离，五彩斑斓，能容纳2000人左右。有专家表示，“寒池洞+旅游”开发大有可为。

据了解，目前，寒池的产业有葡萄园30亩，孔雀养殖场一个，大型钓鱼场一个，肉牛养殖场一个，三文鱼一个，三红柚5亩。

(曾华 陈光昌)



寒假科学营 与科学家面对面

2月13日，上海科普大讲坛寒假科学营的首场活动在上海科技馆举行。6位来自化学、天文、生物、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科学家将在为期4天的科学营活动中与小营员们面对面，带来融科学、文化和艺术与博物馆课程教育为一体的“大餐”。图为小营员们观看“大象牙膏”实验。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品读

□ 朱美林

唐代诗人崔颢南游，登武昌黄鹤楼，感慨系之，写成了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的《黄鹤楼》诗。这首诗古今传本异文颇多，我们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记载，“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是不是李白就心悦诚服、善罢甘休了呢？李略在《该闻录》中说，李白“故拟之，欲与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

李白是如何“粉”崔颢的

青年李白曾长期在江汉地区漫游，其诗集中涉及黄鹤楼的有多首，因此无法确定李白搁笔的时间，也无法确定搁笔是实有其事还是后人的附会。但可以肯定的是，《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写于天宝六年，李白时年已经47岁。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所以拟之“较胜负”云云，未必可信，倒是能体现崔颢诗歌对李白影响深远。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为：“凤凰台上凤凰游，风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

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比较崔颢《黄鹤楼》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不难发现在构思立意、谋篇布局和声律用韵上，李白明显受到了崔颢的影响。因此《该闻录》中“拟”字用得十分准确，清楚地表明了李白对崔颢的效仿。

其实，李白对崔颢的效仿，除了家喻户晓的《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外，还有鲜为人知的《鹦鹉洲》一诗。“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

孤月向谁明。”这首诗吊古伤今，怀衬衡而自嗟悼。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这首诗“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似有为李白辩护的意味；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太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

尽管李白堪称唐代诗歌巨擘，但毋庸讳言的是，其《登金陵凤凰台》和《鹦鹉洲》两首诗，确实是对崔颢《黄鹤楼》诗的模仿之作。至于李诗和崔诗的优劣，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尊崔抑李者有之；尊李抑崔者有之；认为两者平分秋色、工力悉敌者也有之。

撇开艺术优劣不论，李白对崔颢的效仿又意味着什么呢？金圣叹认为“出手早低一格”；许印芳更毫不客气地指出：“《凤凰台》《鹦鹉洲》二诗，未能自出机杼，反袭崔诗格调，东施效颦，贻笑大方。”其实，他们不是在评品艺术的高下，而是在诋毁效仿本身。面对崔颢的大作，李白敛衽搁笔，便表明了推崇之意。至于李白对崔颢诗歌的效仿，则凸显了李白“不薄今人”、以时贤为师的胸怀。后世文人据此生发出许多议论，无疑是剑走偏锋，没有看到李白的高情雅意。